

◎小小说

在你的朋友圈活着

■ 柯戈

峰和雪曾经是一对恋人。他们牵手看过日出，也结伴看日落。

无论日出日落，在他们两个人的天空总是浪漫的。

峰有时会跑很远的路，给雪买一杯她喜欢的奶茶。那时的雪笑得很开心。

峰有时也会问两个人分开了会是什么样子。

雪总是娇嗔地答：“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

然而一辈子毕竟太遥远了，人世间的分分合合才是常态。

峰和雪也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爱情的酒再热烈，也抵不过生活的流水潺潺。

慢慢地，雪脸上的笑容少了。一杯奶茶再也撑不起浪漫的天空。

于生活而言，更多时候，柴米油盐的牵绊比风花雪月更直击人心。

他们由最初的争吵，到最后的沉默，在日出日落中消耗着彼此曾经的温存。

终于有一天，他们平静地分手了。

分手后的峰和雪很少联系。他们只是偶尔会在朋友圈中知道一下对方的动态。

峰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世上有多少人是静静地活在别人的朋友圈里？一声不吭，不悲不喜，似曾相识，又互不打扰。

不打扰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二

峰后来在朋友圈中知道雪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而峰依旧在每天的两点一线中平凡地活着。

生活就这样平静如水。

直到有一天，峰突然收到雪的一条信息。

雪遇到了困难，向峰借钱。

峰的内心掀起了一丝波澜。那个晚上，峰失眠了。

第二天，峰把钱转给了雪。

雪说：“我明天还你。”

明天到了，明天的明天到了。下个月到了，下个月的下个月也到了……雪依旧没有还钱。

峰也没催她还。

峰压根就没想过要回这笔钱。毕竟那是他自愿的。

既然是自愿的，那就要承担自愿的后果。尽管这后果有点揪心。

一年过去了。

峰再次见到雪，是在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峰清楚记得，那晚烧烤档放的音乐是毛不易的《消愁》。

峰喝着啤酒，吃着烧烤，享受着下班后难得的松弛。

生活有时候离不开啤酒，那种一口到底的爽。

隔壁台坐着的是一男一女，吃着吃着不知怎么就吵了起来，最后那男的竟然给了那女的一巴掌。

峰趁着酒劲就冲了上去。峰最见不得男人打女人。

峰给了那男的一拳，然后拉起那女的就跑。

那女的转身回头。然后，峰就看见了雪那张曾经熟悉的脸。

三

峰拉着雪一路跑回宿舍。这里曾经是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一切摆设依旧，只是物是人非。

雪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从雪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峰知道了雪一年来的遭遇。

雪这一年过得并不幸福。男朋友虽然有钱，但酗酒，每次喝醉后都把雪打得死去活来。

峰不知道怎么安慰雪。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峰明白这个道理。虽说两人曾经相爱过，但那已是过去的事情。

峰再也找不到安慰的理由。

峰唯一能做的便是陪雪静静地坐着，一如当初他们争吵后的沉默。

“峰，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分手后我才觉得还是你对我最好。”

雪的话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

峰没有正面回答。峰只是看了看手机，说：“夜了，你该回去了。”

直到走出门口那一刻，雪的眼神依然是幽怨的。

“峰，你不爱我，当初为什么借我钱？”

峰笑了笑，很坦然。

“借你钱是因为感恩曾经有你相伴，也是跟过去做个了断。借出去的是钱，收不回的是情分。雪，我们回不到从前了，让彼此活在朋友圈里就好。”

峰说完轻轻地关上了门。

门外，是雪轻轻的啜泣声。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寂寞冬日

吴海明 摄

泪流满面的日子

■ 劳小颖

有些时候，泪水会成为最真诚的语言，诉说着内心的脆弱与温柔。在那些泪眼蒙眬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一些尴尬又温馨的故事，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悟。

一个平凡的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在超市里购物。商场里播放的忧伤旋律不知怎么触动了我，我泪水悄然滑落。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好奇地问我：“阿姨，你是作家或者诗人吗？”我被她的纯真逗笑，告诉她，我只是个普通人，情感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她似懂非懂地点头，继续她的购物，而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被理解和尊重的温暖。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们的泪水，是如此真实，如此强烈。

另一次，我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的云彩，心中涌起莫名的感伤。旁边的女士注意到了我的泪水，轻拍我肩膀，问我是否因为离别而难过。她感慨地说，一直以为影视作品里才有人如此情感丰富。我解释了我的情况。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告诉我，珍惜能让我们流泪的时刻，它们证明了我们内心的丰富和敏感。这让我想到了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我们的泪水，是如此珍贵，它们是我们情感的见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家人和朋友注

意到我经常泪流满面。他们担心我生病，劝我去看医生。我忙于工作，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的泪腺堵塞，需要进行疏通治疗。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医生温和地说，“但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我点了点头，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治愈的希望。

我开始尝试用笔记录下这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让它们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写下了在超市里遇到的小学生，写下了飞机上那位温暖的女士，写下了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担忧。我用文字记录下了我泪流满面的日子，让它们成为我最宝贵的记忆。

“这些泪水，是生活赐予我的礼物，它们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些文字中，我找到了释放情感的方式，找到了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我开始明白，泪水不是软弱的象征，而是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我学会在泪水中寻找力量，在泪水中寻找希望。

现在，我依然会流泪，但我已经学会将它们转化为生活的动力。我知道，无论未来的日子如何，我都会带着这些泪水，继续前行，继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父亲的辛酸泪

■ 刘建东

性格刚硬的父亲因我参军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我入伍离家的当天，一次是我退伍回家的当晚。

44年前的那天，我心心念念的军旅梦终于实现了。

1980年11月18日上午，我和原新塘公社的13位入伍青年在公社集合，午饭后，随公社武装部长徒步到洋溪区武装部报到，被安排在洋溪五一饭店。

下午四时许，我偕几位一起参军的好友到街上走走，看到正在帮人卖猪肉的父亲，遂上前打招呼，父亲随即起身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仅有的6块钱递给我，我连忙抬手推让，说：“爹爹，家里要用钱，早晨妈妈已经拿了十块钱给我。”

父亲以命令的口气说：“你要拿着就拿着。”

“真的不要，据说到县武装部，部队就要发第一个月的津贴费的。”

这时，日夜操劳的父亲仿佛对外人一样，很动情地说：“崽，这两年你太累了！今年山里这么多红薯都是你挖回来的，家里的重工夫也做完了，你就放心到部队去吧！反正我还动得哩！”父亲虽年过花甲，但身板硬朗，如一条老黄牛，永远不知疲倦。前两年利用正月的农闲时间在屋后的山上开垦了一大片荒地和四边地，这年收成好，竟挖了6000多斤红薯。我为赶在入伍前把红薯挖回来，还请本村两位等着一起入伍的好友帮忙哩！的确感恩、真诚、担当和勤劳都是可以遗传的。

父亲说：“崽，你的字和文章写得好，你哥哥说你到了部队肯定会当文书的，一定要好好干，千万莫回来，种田是没出息的。”

我木讷地连连点头。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好前程？尤其在那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蛮大的年代，大凡有点“野心”的年轻人谁不想跳出“农门”混个铁饭碗？但心里并不认可自己的字和文章，只是养成了爱学习的良好习惯而已。

父亲因心情激动有点语无伦次，说着说着突然背过身抽泣起来，我也忍不住哽咽出声。“爹爹，莫难过，到了部队我会写信回来的。”说完安慰父亲的话，我便和朋友们匆匆离开。

我与父亲一别多年。

至1985年，我已服役五年，工作相当努力，先后任过连队文书、班长，任过团政治处放映员，代理过干部，并受过多次嘉奖，立过功，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可谓成绩斐然。谁知遇上百万大裁军，我被列入了退伍名单，让我为之奋斗多年的长期留在军营的理想化成了泡影。

1985年12月的一天，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一阵阵寒风吹来，让我一连打了几个冷战。这天我穿着摘了领章帽徽的军装回到家。夜幕降临，黑漆漆一片，屋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我的心情也如远飞的萤火虫，闪烁不定。

不一会，熟悉的刀具碰撞声响了，父亲回来了，我赶紧起身喊了一声“爹爹”，便低垂着头站在父亲跟前，如同做错事的小学生站在学校办公室等待老师发落。

“回来了！”感觉父亲非常疲惫，精气神大不如前，比我正月探家时的白发多了，额上的皱纹更深了。

“嗯！”

“唉！不怪你，只怪我们的运气……你哥哥不也回来了吗？”父亲失望地含着泪感叹。

五年前我到部队不久，已服役五年且能文善武的哥哥复员了，和他同时入伍的同生产队老兄却穿上了军干装。五年后的我竟步了哥哥的后尘，和我同大队一起入伍的两位好友改了志愿兵，长期留在部队。

兄弟俩的相似遭遇让老人家怎么高兴得起来？！好面子的父亲的心怎不滴血？！

“不，只怪我无能，我考不上军校。”我深深地自责，欲哭无泪。

“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你以后老老实实跟我杀猪打屠吧！只要身体好，不怕累，还是饿不死的。”这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万元户”，虽话不中听，但质朴实在。可他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如箭一般令我难堪、懊丧、羞愧！其实自尊心极强的我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回乡让父亲颜面无光啊！奈何我曾几次报名参战都未能如愿啊！

岁月如烟。好在退伍后，我通过几番努力，远离故土定居大都市，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幸福美满的家，我知足了！

